

射雕英雄传

< = >

射 雕 英 雄 传

(二)

金 庸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射 雕 英 雄 传

(二)

*

大众出版社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2印张 270,000字

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5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91·10021 定价：1.80元

第二册主要人物表

郭 靖：江南七侠、洪七公之徒。周伯通之义弟。

黄 蓉：黄药师之女。郭靖未婚妻。

洪七公：天下武学五高手之一，“丐帮”帮主。江湖上号称“北丐”。

黄药师：东海桃花岛岛主。天下武学五高手之一，江湖上人称“东邪”。

欧阳锋：西域昆仑白陀山山主。欧阳克之叔。天下武学五高手之一。江湖上人称“西毒”。

周伯通：全真教祖王重阳师弟。全真七子师叔。郭靖结义兄长。

丘处机：全真七子之一，号长春子。

马 钰：全真七子之一，号丹阳子。

王处一：全真七子之一，号玉阳子。

柯镇恶：江南七怪之首，郭靖的大师父。

朱 聪：江南七怪之一，郭靖的二师父。

韩宝驹：江南七怪之一，郭靖的三师父。

南希仁：江南七怪之一，郭靖的四师父。

全金发：江南七怪之一，郭靖的六师父。

韩小莹：江南七怪之一，郭靖的七师父。

杨铁心：杨康之父。

包惜弱：杨铁心之妻，后被金邦赵王完颜洪烈纳为王妃。杨康

之母。

穆念慈：杨铁心之义女。洪七公曾授之武艺。

程瑶迦：全真七子中孙不二之徒。

余兆兴：黎生师侄。

黎 生：丐帮八袋弟子。

裘千仞：湖南铁掌帮首领。

段天德：郭靖杀父仇人。南宋派其迎接金邦特使。

陆冠英：陆乘风之子，归云庄少主，太湖群雄之首。

陆乘风：黄药师之徒。归云庄庄主。自称五湖废人。

梅超风：黄药师之徒。黑风双煞中之铁尸。

欧阳克：欧阳锋之侄。白陀山少主。

梁子翁：人称参仙老怪。

彭连虎：江湖上称为千手人屠。

沙通天：江湖上称为鬼门龙王。

侯通海：江湖上称为三头蛟。沙通天师弟。

杨 康：杨铁心之子。完颜洪烈养子。金邦派往南宋的钦使。

完颜洪烈：金章宗第六子，封赵王。

拖 雷：成吉思汗第四子。派往南宋的特使。

哲 别：成吉思汗爱将。随拖雷使宋。

博尔术：成吉思汗大将。随拖雷使宋。

目 录

第十一回	长春服输	3
第十二回	亢龙有悔	49
第十三回	五湖废人	97
第十四回	桃花岛主	147
第十五回	神龙摆尾	185
第十六回	九阴真经	215
第十七回	双手互搏	253
第十八回	三道试题	283
第十九回	洪涛群鲨	323
第二十回	纂改经文	359



到第八天上，郭靖竟然攀上了崖顶，伸手将黄蓉也拉了上去。两人在崖上欢呼跳跃，喜悦若狂，手挽手的又从瀑布中溜了下来。

第十一回 长春服输

沙通天见师弟危殆，跃起急隔，挡开了梅超风这一抓，两人手腕相交，都感臂酸心惊。这时左边哧哧连声，彭连虎的连珠钱镖也已袭到。梅超风顺手把侯通海身子往钱镖上掷去，“啊唷”一声大叫，侯通海身上中镖。黄蓉百忙中叫道：“三头蛟，恭喜发财，得了这么多铜钱！”沙通天见这一掷势道十分劲急，师弟撞到地下，必受重伤，倏地飞身过去，伸掌在他腰间向上一托。侯通海犹如纸鹞般飞了起来，待得再行落地，那已是自然之势，他一身武功，这般摔一交便毫不相干。只不过左手给这股势道甩了起来，挥拳打出，手臂长短恰到好处，又是重重的打在三个肉瘤之上。

梅超风掷人、沙通天救师弟，都只是眨眼间之事，侯通海肉瘤上刚刚中拳，彭连虎的钱镖又已陆续向梅超风打到，同时欧阳克、梁子翁、沙通天从前、后、右三路攻来。

梅超风听音辨形，手指连弹，只听得“铮铮铮铮”一阵响过，数十枚钱镖分向欧阳、梁、沙、彭四人射去。她同时问道：“甚么叫作攒簇五行？”郭靖道：“东魂之木、西魄之金、南神之火、北精之水、中意之土。”梅超风道：“啊哟，我先前可都想错了。甚么叫作和合四象？”郭靖道：“藏眼神、凝耳韵、调鼻息、缄舌气。”梅超风喜道：“原来如此。那甚么叫五气朝元？”郭靖道：“眼不视而魂在肝、耳不闻而精在肾、舌不吟而神在心、鼻不香而魄在肺、四肢不动而意在脾，是为五气朝元。”

“和合四象”、“五气朝元”这些道家修炼的关键性行功，在《九阴真经》中一再提及，然而经中却未阐明行功的法门，梅超风苦思十余年而不得解的秘奥，一旦得郭靖指点而恍然大悟，教她如何不喜？当下又问：“何为三花聚顶？”她练功走火，关键正在于此处，是以问了这句话后，凝神倾听。郭靖道：“精化为气、气化为神……”

梅超风留神了他的话，出手稍缓。前后敌人都是名家高手，她全神应战，时候稍长都要落败，何况心有二用？郭靖刚只说得两句，梅超风左肩右胁同时中了欧阳克和沙通天的一掌，她虽有一身横练功夫，也感剧痛难当。

黄蓉本拟让梅超风挡住各人，自己和郭靖就可溜走，那知郭靖却被她牢牢缠住，变作了她上阵交锋的一匹战马，再也脱身不得，心里又着急，又生气。梅超风再拆数招，已全然落于下风，情急大叫：“喂，你那里惹了这许多厉害对头来？师父呢？”这时心情甚是矛盾，既盼师父立时赶到，亲眼见她救护师妹，随即出手打发了这四个厉害的对头，但想到师父的为人处事，又不禁毛骨悚然，但愿永远不再遇到他。

黄蓉道：“他马上就来。这几个人怎是你的对手？你就是坐在地下，他们也动不了你一根寒毛。”只盼梅超风受了这奉承，要强好胜，果真放了郭靖。那知梅超风左支右绌，早已有苦难言，每一刹那间都能命丧敌手，如何还能自傲托大？何况她心中尚有不少内功的疑难要问，说甚么也不肯放开郭靖。

再斗片刻，梁子翁长声猛喝，跃在半空。梅超风觉到左右同时有人袭到，双臂横挥出去，猛觉头上一紧，一把长发已被梁子翁拉住。黄蓉眼见势危，发掌往梁子翁背心打去。梁子翁右手回撩，勾她手腕，左手却仍拉住长发不放。梅超风挥掌猛劈。梁子翁只觉劲风扑面，只得松手放开她头发，侧身避开。

彭连虎和她拆招良久，早知她是黑风双煞中的梅超风，后来见黄蓉出手助她，骂道：“小丫头，你说不是黑风双煞门下，撒的瞒天大谎。”黄蓉笑道：“她是我师父？教她再学一百年，也未必能够。”彭连虎见她武功家数明明与梅超风相近，可是非但当面不认，而且言语之中对梅超风全无敬意，不知是甚么缘故，不禁大感诧异。

沙通天叫道：“射人先射马！”右腿横扫，猛往郭靖踢去。梅超风大惊，心想：“这小子武艺低微，不能自保，只要给他们伤了，我行动不得，立时会被他们送终。”一声低啸，伸手往沙通天脚上抓去，这一来身子俯低，欧阳克乘势直上，一掌打中她背心。梅超风哼了一声，右手一抖，蓦地里白光闪动，一条长鞭挥舞开来，登时将四人远远逼开。

彭连虎心想：“不先毙了这瞎眼婆子，要是她丈夫铜尸赶到，麻烦可大了！”原来陈玄风死在荒山之事，中原武林中多不知闻。

“黑风双煞”威名远震，出手毒辣，无所不至，纵是彭连虎这等凶悍之徒，向来也是对之着实忌惮。

梅超风的毒龙银鞭本是厉害之极，四丈之内，当者立毙，但沙通天、彭连虎、梁子翁、欧阳克均非易与，岂肯就此罢手？跃开后各自察看鞭法。突然之间，彭连虎几声唿哨，着地滚进。梅超风舞鞭挡住了三人，已顾不到地下，耳听郭靖失声惊叫，心想大势去矣，左臂疾伸，向地下拍击。

黄蓉见郭靖遇险，想要插手相助，但梅超风已将长鞭舞成一个银圈，却那里进得了鞭圈？然见她单手抵挡彭连虎，实在招架不住，形势极为危急，只得高声大叫：“大家住手，我有话说。”彭连虎等那里理睬？

她正待提高嗓子再叫，忽听得围墙顶上一人叫道：“大家住

手，我有话说。”黄蓉回头看时，只见围墙上高高矮矮的站着六个人，黑暗之中却看不清楚面目。彭连虎等知道来了旁人，但不知是友是敌，此时恶斗方酣，谁都住不了手。

墙头两人跃下地来，一人挥动软鞭，一人举起扁担，齐向欧阳克打去。那使软鞭的矮胖子叫道：“采花贼，你再往那里逃？”

郭靖听得语声，心中大喜，叫道：“师父，快救弟子！”

这六人正是江南六怪。他们在塞北道上与郭靖分手，跟踪白驼山的八名女子，当夜发觉欧阳克率领姬妾去掳劫良家女子。江南六怪自是不能坐视，当即与他动起手来。欧阳克武功虽高，但六怪十余年在大漠苦练，功夫已大非昔比。六个围攻他一人，欧阳克吃了柯镇恶一杖，又被朱聪以分筋错骨手扭断了左手的小指，只得抛下已掳到手的少女，落荒而逃，助他为恶的姬妾却被南希仁与全金发分别打死了一人。六怪送了那少女回家，再来追寻欧阳克。那知他好生滑溜，绕道而行，竟是找他不着。六怪知道单打独斗，功夫都不及他，不敢分散围捕，好在那些骑白驼的女子装束奇特，行迹极易打听，六人一路追踪，来到了赵王府。

黑夜中欧阳克的白衣甚是显眼，韩宝驹与南希仁一见之下，立即上前动手，忽听到郭靖叫声，六人都是又惊又喜，朱聪等凝神再看，见圈子中舞动长鞭的赫然竟是铁尸梅超风，她坐在郭靖肩头，看来郭靖已落入她掌握之中。这一下自是大惊失色，韩小莹当即挺剑上前，全金发滚进鞭圈，一齐来救郭靖。

彭连虎等忽见来了六人，已感奇怪，而这六人或斗欧阳，或攻铁尸，是友是敌，更是分不清楚。彭连虎住手不斗，仍以地堂拳法滚出鞭圈，喝道：“大家住手，我有话说。”这一下吆喝声若洪钟，各人耳中都是震得嗡嗡作响。梁子翁与沙通天首先退开。

柯镇恶听了他这喝声，知道此人了得，当下叫道：“三弟、七妹，别忙动手！”韩宝驹等听得大哥叫唤，均各退后。

梅超风也收了银鞭，呼呼喘气。黄蓉走上前去，说道：“你这次立的功劳不小，爹爹必定喜欢。”双手向郭靖大打手势，叫他将梅超风身子掷开。

郭靖会意，知道黄蓉逗她说话是分她之心，叫道：“三花聚顶是精化为气，气化为神，神化为虚，好好记下了。”梅超风潜心思索，问道：“如何化法？”忽觉身子腾空而起。却是郭靖乘她凝思内功诀窍之际，双手使力，将她抛出数丈，同时提气拔身，向后跃开。他身未落地，只见明晃晃、亮晶晶，一条生满倒钩的毒龙银鞭已飞到眼前。韩宝驹叫声：“不好！”软鞭倒卷上去，双鞭相交，只觉虎口剧震，手中软鞭已被毒龙鞭强夺了去。

梅超风身子将要落地，伸手一撑，轻轻坐下。她听了柯镇恶那声呼喝，再与韩小莹等一过招，知是江南七怪到了，心中又恨又怕，暗想：“我到处找他们不到，今日却自行送上门来，若是换了另日，那正是谢天谢地，求之不得，但眼下强敌环攻，我本已支持不住，再加上这七个魔头，今日是有死无生了。”牙齿一咬，打定了主意：“梁老怪等和我并无仇怨，今日决意与七怪同归于尽，拼得一个是一个。”手握毒龙鞭，倾听七怪动静，寻思：“七怪只来了六怪，另一个不知埋伏在那里？”她可不知笑弥陀早已被她丈夫害死。

江南六怪与沙通天等都忌惮她银鞭厉害，个个站得远远的，不敢近她身子四五丈之内，一时寂静无声。

朱聪低声问郭靖道：“他们干么动手？你怎么帮起这妖妇来啦？”郭靖道：“他们要杀我，是她救了我的。”朱聪等大惑不解。

彭连虎叫道：“来者留下万儿，夜闯王府，有何贵干？”柯镇恶冷冷的道：“在下姓柯，我们兄弟七人，江湖上人称江南七

怪。”彭连虎道：“啊，江南七侠，久仰，久仰。”

沙通天怪声叫道：“好哇，七怪找上门来啦。我老沙正要领教，瞧瞧七怪到底有甚么本事。”他听得七怪的名字，立即触起四徒受辱之恨，身形一晃，抢上前来。他见柯镇恶眼瞎、韩小莹是个女子、全金发身材瘦削、韩宝驹既矮且胖、朱聪却又文绉绉的不似武林人物，只有南希仁气概轩昂，他不屑与余人动手，呼的一掌，径向南希仁头顶劈下。南希仁把扁担往地下一插，出掌接过，数招一交，便见不敌。韩小莹挺着长剑，全金发举起秤杆，上前相助。

彭连虎大喝一声，飞身而起，来夺全金发手中的秤杆。全金发秤杆上的招数变化多端，见彭连虎夹手来夺兵刃，当下秤杆后缩，两端秤锤秤钩同时飞出，饶是彭连虎见多识广，这般怪兵刃倒也没有见过，使了招“怪蟒翻身”，避开对方左右打到的兵刃，喝道：“这是甚么东西？市侩用的调调儿也当得兵器！”全金发道：“我这杆秤，正是要秤你这口不到三斤重的瘦猪！”彭连虎大怒，猱身直上，双掌呼呼风响，全金发那里拦阻得住？韩宝驹见六弟势危，他虽失了软鞭，但拳脚功夫也是不凡，挥拳飞足，与全金发双战彭连虎。但以二对一，兀自抵敌不住。

柯镇恶抡动伏魔杖，朱聪挥起白折扇，分别加入战团。柯、朱二人武功在六怪中远超余人，以三敌一，便占上风。

那边侯通海与黄蓉也已斗得甚是激烈。侯通海武功本来较高，但想到这“臭小子”身穿软猬甲，连头发中也装了厉害之极的尖刺，拳掌不敢碰向她身子，更是再也不敢去抓她头髻。黄蓉见他畏怯，便仗甲欺人，横冲直撞。侯通海连连倒退，大叫：“不公平，不公平。你脱下刺猬甲再打。”黄蓉道：“好，那么你割下额头上三个瘤儿再打，否则也不公平。”侯通海怒道：“我这三个瘤儿又不会伤人。”黄蓉道：“我见了恶心，你岂不是大占

便宜？一、二、三，你割瘤子，我脱软甲。”侯通海怒道：“不割！”黄蓉道：“你还是割了，多占便宜。”侯通海怒道：“我不上你当，说甚么也不割！”

欧阳克见战况不利，寻思：“先杀了跟我为难的这六个家伙再说。那妖妇反正无法逃走，慢慢收拾不迟。”他存心要炫耀武功，双足一点，展开家传“瞬息千里”上乘轻功，陡然间已欺到了柯镇恶身旁，喝道：“多管闲事，叫你瞎贼知道公子爷的厉害。”右手进身出掌，柯镇恶抖起杖尾，那知右脑旁风响，打过来的竟是他左手的反手掌。柯镇恶低头避过，一杖“金刚护法”，猛击过去，欧阳克早在另一旁与南希仁交上了手。他东窜西跃，片刻之间竟向六怪人人下了杀手。

梁子翁的眼光自始至终不离郭靖，见欧阳克出手后六怪转眼要败，当下双手向郭靖抓去。郭靖急忙抵挡，却那里是他对手，数招一过，胸口已被拿住。梁子翁右手抓他小腹。郭靖情急中肚子疾向后缩，哧的一声，衣服撕破，怀中十几包药给他抓了去。梁子翁闻到气息早知是药，随手放在怀里，第二下跟着抓来。

郭靖奋力挣脱他拿在胸口的左手五指，向梅超风奔去，叫道：“喂，快救我。”梅超风心想：“玄门内功之中，我还有许许多多未曾明白。”当下喘气道：“过来抱住我腿，不用怕这老怪。”郭靖却知抱住她容易，再要脱身可就难了，不敢走近，只是绕着她身子急奔。

梁子翁见郭靖已进了梅超风长鞭所及的范围，仍然紧追不舍，只是提防长鞭袭击。梅超风听明了郭靖的所在，银鞭抖处，蓦地往他双脚卷去。

黄蓉虽与侯通海相斗，但占到上风之后，一半心思就在照顾郭靖，先前见他被梁子翁拿住，只是相距过远，相救不得，

心中焦急无比，后来见他奔近，梅超风长鞭着地飞来，郭靖无法闪避，情急之下，飞身扑向鞭头。梅超风的银鞭遇物即收，乘势回扯，已把黄蓉拦腰缠住，将她身子甩了起来。黄蓉在半空喝道：“梅若华，你敢伤我？”

梅超风听得是黄蓉声音，吃了一惊：“我鞭上满是尖利倒钩，这一下伤了小丫头，师父更加不能饶我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左右是背逆师门，杀了小丫头再说。”抖动长鞭，将黄蓉拉近身边，放在地下，满以为鞭上倒钩已深入她肉里，那知鞭上利钩只撕破了她外衫，并未伤及她身子分毫。黄蓉笑道：“你扯破我衣服，我要你赔！”梅超风听她语声中毫无痛楚之音，不禁一怔，随即会意：“啊，师父的软猬甲自然给了她。”心中一宽，便道：“是我的不是，定要好好赔还给小妹子一件新衫。”

黄蓉向郭靖招手，郭靖走近身去，离梅超风丈许之外站定。梁子翁忌惮梅超风厉害，不敢逼近。

那边江南六怪已站成一个圈子，背里面外，竭力抵御沙通天、彭连虎、欧阳克、侯通海的攻击，这是六怪在蒙古练成的阵势，遇到强敌时结成圆阵应战，不必防御背后，威力立时增强半倍。但沙、彭、欧阳三人武功实在太强，六怪远非对手，片刻间已然险象环生。不久韩宝驹肩头受伤。他知若是退出战团，圆阵便有破绽，六兄弟和郭靖性命难保，只得咬紧牙关，勉力支持。彭连虎出手最狠，对准韩宝驹连下毒手。

郭靖眼见势危，飞步抢去，双掌“排云推月”，猛往彭连虎后心震去。彭连虎冷笑一声，挥掌掠开，只三招间，郭靖便已情势紧迫。黄蓉见他无法脱身，情急之下，忽然想起了“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”那句话来，大声叫道：“梅超风，你盗去了我爹爹的《九阴真经》，快快交给我去送还爹爹！”

梅超风一凛，却不回答。欧阳克、沙通天、彭连虎、梁子

翁四人不约而同的一齐转身向梅超风扑去。四人都是一般的心思：“《九阴真经》是天下武学至高无上的秘籍，原来果然是在黑风双煞手中。”这时四人再也顾不到旁的，只盼杀了梅超风，夺取《九阴真经》到手。

梅超风舞动银鞭，四名好手一时之间却也欺不进鞭圈。黄蓉见只一句话便支开了四名强敌，一拉郭靖，低声道：“咱们快走！”

便在此时，忽见花木丛中一人急步而来，叫道：“各位师傅，爹爹有要事请各位立即前去相助。”那人头顶金冠歪在一侧，语声极为惶急，正是小王爷完颜康。

彭连虎一听，均想：“王爷厚礼聘我等前来，既有急事，如何不去？”当即跃开。但对《九阴真经》均是恋恋不舍，目光仍是集注于梅超风身上。完颜康轻声道：“我母亲……母亲给奸人掳了去，爹爹请各位相救，请大家快去。”原来完颜洪烈带领亲兵出王府追赶王妃，奔了一阵不见踪影，想起彭连虎等人神通广大，忙命儿子回府来召。完颜康心下焦急，又在黑夜之中，却没见到梅超风坐在地下。

彭连虎等都想：“王妃被掳，那还了得？要我等在府中何用？”随即又都想道：“原来六怪是行调虎离山之计，将众高手绊住了，另下让人劫持王妃。《九阴真经》甚么的，只好以后再说。这里人人都想得经，凭我的本事，决难独败群英而独吞真经，还是日后另想计较的为是。”当下都跟了完颜康快步而去。

梁子翁走在最后，对郭靖体内的热血又怎能忘情？救不救王妃，倒也不怎么在意，只是人孤势单，只得恨恨而去。郭靖叫道：“喂，还我药来！”梁子翁怒极，回手一扬，一枚透骨钉向他脑门打去，风声呼呼，劲力凌厉。

朱聪抢上两步，折扇柄往透骨钉上敲去，那钉落下，朱聪